

二战史诗三部曲

最后一役

Cornelius Ryan
「美」科尼利厄斯·瑞恩◎著
王义国◎译

1945
柏林战役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二战中最血腥、
最关键的时刻之一
在帝国崩溃的黑暗岁月中
人性，与城市一同陷落

THE
LAST
BATTLE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Y PRESS

最后一役 | 1945 柏林战役 |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著

王义国◎译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役 / (美) 瑞恩著; 王义国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8

(二战史诗三部曲)

书名原文: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ISBN 978-7-5086-5173-6

I. ①最… II. ①瑞… ②王… III. ①柏林战役 (1945) — 史料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5485 号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 1966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renewed © 1994 by Victoria Ryan Bida and Geoffrey J. M. Ryan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最后一役

著 者: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 者: 王义国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01-2015-4621

书 号: ISBN 978-7-5086-5173-6/K · 464

定 价: 58.00 元

印 张: 15.5 字 数: 334 千字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在论及战争的事件的时候，我不敢从道听途说出发，也不敢基于我本人的观念。我所描述的，只是我的亲眼所见，如果系得知于他人，也是作了最仔细、最苛求的探究。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同一个事件，目击者由于记忆不同，或者对事件的兴趣角度不同，给出的说法也就不同。因而大有可能的是，我的叙述的严格的基于史实的性质，可能令人非常失望。不过，如果他想看到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真实画面的话……他就一定会说，我所写的东西是有用的，而能够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译者序

一部不朽的书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也许是现在在世的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这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对本书作者瑞恩的赞誉。马格里奇是 20 世纪国际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是著名作家、记者，当过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973 年，法国政府授予瑞恩荣誉勋位勋章时，马格里奇说了上述赞誉之辞。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 1920—1974）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先是就读于爱尔兰公教兄弟会（Christian Brothers）学校，后来又在爱尔兰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顺便说一句，公教兄弟会学校是为贫穷的天主教徒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机构。

瑞恩虽然大学主修的是音乐，但他更有志于写作。所以 1941 年，

21岁的时候，他便加入了伦敦的路透社。1943年，加入位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担任战地记者，而且亲自参加了战斗，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以及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穿越法国和德国的挺进。欧战结束后，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开办了《每日电讯报》的日本分社。1946年又被派往耶路撒冷，担任《每日电讯报》中东分社的社长，同时还担任《时代》（*Time*）周刊和位于圣路易的《快邮报》（*Post Dispatch*）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也就是按篇幅取酬的记者。

1947年，瑞恩得到了一个职位，担任《时代》周刊的撰稿编辑，同时移民美国。1949年他离开《时代》周刊，在《新闻周刊》（*Newsweek*）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1950年担任《柯里尔》（*Collier*）双周刊的副主编，同年与凯瑟琳·摩根（Kathryn Morgan）结婚，并取得美国国籍。在《柯里尔》工作期间，瑞恩报道了美国的太空计划，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 1912—1977），从而获得了巨大声誉。冯·布劳恩是德国火箭设计师，战后移居美国，1958年1月主持发射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

1956年，《柯里尔》停刊，瑞恩随即开始《最长的一天》的研究和写作。《最长的一天》于1959年出版，立即大获成功，并为他赢得国际声誉。1959年，他获得描写国外事务的最佳图书奖——克里斯托弗奖（*Christopher Award*），1962年获得意大利的班加雷拉文学奖（*Bancarella Prize*）。《最长的一天》出版后，他立即加入《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继续新闻事业，同时又开始他的第二本关于二战的作品《最后一役》的研究与写作。《最后一役》于1965年出版。

1970年，他被诊断患有癌症，开始化疗。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第三本二战作品《遥远的桥》的研究与写作。1973年，为了表彰他在新闻和历史写作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勋位勋章。1974年，《遥远的桥》出版，俄亥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在为这

最后一本书进行宣传的旅行当中，他再次住进医院。1974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

1974年，他才54岁，就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不过他的作品却为他赢得了不朽，人们将世代记住这位最为才华横溢的记者。而这绝非夸张。

瑞恩的三部关于二战的作品，按照写作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为《最长的一天》（1959），《最后一役》（1965），《遥远的桥》（1974），但按照所反映的历史时间的顺序，则是《遥远的桥》次之，《最后一役》为第三。《最长的一天》描写的是霸王行动，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法国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描写的是1944年9月17日到26日，在荷兰的市场花园行动；《最后一役》则是1945年4月15日到5月10日之间对柏林的攻占。这三部作品被公认为二战文学的经典作品，以20种以上的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其中《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又被拍成电影，风靡全球，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这三部作品，是历史文学作品，但首先是历史。写历史，首先就是要写出“信史”。

毋庸置疑，瑞恩才华横溢，早年的小提琴训练使他被赋予了乐音的精确性、优美的韵律感、敏锐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但写作纪实作品，他则是铭记着历史学鼻祖修昔底德的教诲，那就是“严格基于史实”。瑞恩就是要写得“无一字无出处”。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自然无力给出完整的答案。不过首先我们应该记得，瑞恩是二战的亲历者。前面已经说过，他曾担任战地记者，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他亲身参加过战斗，所以他笔下的作战场景，读来才如此令人感到身临其境。

具体到《最后一役》一书，我恳请读者拨冗读一下本书后面的“作者致谢”一节。总共有二千多人提供了信息，对七百多人进行了采

访。作者既采访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英美将领，也采访了科涅夫、崔可夫等苏联元帅，还采访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将领，当然还有平民。这些采访绝非可有可无。作者特别提到，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对德军名将戈特哈德·海因里齐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如果没有海因里齐，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而这既非客套也非过谦。如果没有海因里齐，苏德两军的战斗就无法写得那么细腻逼真，也就无法让读者读得那么兴味盎然。

作者还搜集、研究了大量资料，有若干历史档案在本书中第一次被解密。所以在前面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研究与写作”一语。当然，我们还应该记得，瑞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以历史资料、目击者的叙述、个人的回忆为线索，编织成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了战役更为广阔的场景。在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大画面”上，瑞恩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如此写来，才让众多的同行和读者由衷感叹，《最后一役》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世世代代的人都将予以关注”。

瑞恩用“迦太基”一词来指称柏林，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战争及其事件的理解。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柏林已经成为第二个迦太基。迦太基（Carthage）是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 814 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 146 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作者在这里把柏林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别有深意。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区的战火得以平息的最后一仗，是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发起的最后攻势。柏林作为欧洲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了。今之柏林，犹古之迦太基，其结局令人叹息。

英语中有一个与迦太基有关的习语，叫“迦太基式和约”（Carthaginian peace），也就是对战败一方条件苛刻的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第三帝国所有的领导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除希特勒之外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有不少人想议和，有的也做出了试探，有的还

想钻意识形态的空子向西方单方面投降。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得议和，只能投降；不能单方面投降，只能无条件投降。对德国来说，只有彻底的失败，别无其他出路。

何以如此？因为人人都要找德国人算账。19 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曾发行了“贝德克尔旅游指南”（*Baedeker guide for tourists*），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出现了“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一语，指 1942 年德国对英国历史胜迹和文化名城的一系列轰炸，那是名副其实的按图索骥大轰炸。现在，盟军以柏林为目标，开始了复仇。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晚上轰炸。毁坏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区域的 10 倍，伤亡数字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 5 倍。

复仇！是的，“胜利”之外，复仇是柏林之役的第二个反复响彻的主题。要复仇的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 年五六月间，被德军围困的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从这里撤往英国，实际上是被赶到海上去的，而没有能够撤离的英军则被全部消灭。要复仇的有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是法兰西历史中十分灰暗的一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将军，到了二战则无奈地向德军求和，当上傀儡政府元首并把法国拱手交给了德国人，这成了法国人耻辱和悲哀的心病。要复仇的还有被地狱般的集中营所深深震惊的盟军士兵……当然，最猛烈的复仇来自苏联的军队。他们的仇恨来自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废墟，来自被焚毁的千百万苏联村庄的焦土，来自被德军杀死的父兄们的鲜血，来自惨遭凌辱的母亲和姐妹绝望的眼神……而这种巨大的仇恨将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事实上，在柏林之役中，正是这种仇恨使一部分苏联士兵变得残暴和凶狠，并以复仇的名义，在柏林城内四处抢劫、杀人、强奸……

就连某些德国人——他们对德军在苏联国土的行径，以及第三帝国在集中营犯下的暴行略知一二——也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深感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的梦魇可能要在柏林身上成为现实了。

当然，毕竟是 20 世纪，人们到底理性多了，柏林虽然最终遭到了毁灭，但并没有被夷为平地。不过这种“迦太基和约”的震撼力是无可估量的。失败越彻底，投降越无条件，后遗症也就越少。现在德国仍然在反思自己父辈的罪行，受到重创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现在叫警世教堂，供人们凭吊忏悔，这种认账的态度不可能与当年的彻底失败没有关系。

《最后一役》是对柏林战役的扣人心弦的报道，又是有关普通人的故事，是有关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作者瑞恩深入到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内核，探讨了生存这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如作者所说，在二战中这个最血腥、最关键性的时刻，“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到这最后一役的时刻，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已经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德意志民族本来是非常高雅体面的民族，曾经产生出号称“3B”的世界一流音乐家——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勃拉姆斯（Brahms）。可是在柏林被围困之时，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些细节无法细说，甚至一想起就令人反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体面尊严可言？更有甚者，有的柏林人居然哄抢商店，为了生存，人们竟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认为希特勒的最可恶之处，就在于他把全体人民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希特勒进行的是“总体战”，最后导致了德国总体的战败和总体的被占领，被瓜分。他罪孽深重，却要全体德国人民替他背十字架。

本来在入侵他国的时候，希特勒便推行“焦土政策”，现在德国战败，他又要在本土实施“焦土政策”，要求毁城，要求玉石俱焚，也就是要求民族的总体毁灭。所幸德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他的“焦土政策”最终在本土并没有彻底实施，否则人们将何以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柏林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战争的胜负，也只有在交手之后才能见分晓。就兵力而言，盟军有几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每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都有几十万人马，而且动用了西方世界几乎

所有的钢铁和弹药，德军也自是穷举国之力，血战到底，其战斗的惨烈程度，给双方带来的伤亡，自可想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我不由得一再痛感，战争的最大伤亡者是平民，不能再有战争了。在 60 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更为理性，不仅德国应该反省，而且参战各国都应该反省，整个人类都应该反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感慨不时涌现，上述只不过略陈其一二而已，而且也未能尽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空前浩劫，但其后的反思是人类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后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王义国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前 言

1945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A 日¹

柏林之战，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发动的最后进攻，开始于 1945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凌晨 4 点整——西方盟军称之为 A 日。这个时刻，在离德国首都东边不到 38 英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得河上方夜空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使人目瞪口呆的炮兵掩护炮火立即发射出来，苏联人对城市的进攻也由此开始。

大约同时，美国第九集团军各部正在远离柏林——回过头来向西进发，他们要在位于坦格明德和巴尔比之间的易北河沿岸占领新的阵地。早在 4 月 14 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决定，停止英美联军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强攻。“柏林，”他说道，“不再是一个军事出击目标了。”当美国部队接到命令时，有些美军离柏林只有 45 英里。

进攻开始的时候，柏林人在他们被炸成瓦砾的城市里等待着，麻木而恐惧，他们坚持现在唯一有价值的政治学——生存的政治学。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下面就是这最后一役的故事——对柏林的进攻和占领。尽管本书包括了对战斗的叙述，但它却并不是军事报道。更恰当地说，它是普通人的故事，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他们陷入了随着失败和胜利而来的绝望、沮丧、恐惧和强暴之中。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目 录

译者序 // v

前言 // XIII

第一部 城市 // 001

“他演奏着他的告别曲。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各地爆炸的时候，在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的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听见梅兰希顿风琴声音隆隆地奏出那首古老的圣歌：‘由于最深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插图 1：平民 // 044

第二部 将军 // 053

“在进攻显然失败的时候，”古德里安说道，“我乞求希特勒，把我们的部队从阿登高地撤出，放在东部前线，我们预料，苏军随时会在那里发动进攻。没有用——他拒不相信我们对苏军力量的估计。”

插图 2：保卫者 // 087

第三部 出击目标 // 099

当站在莱茵河畔注视着这场历史性的进攻揭开序幕的时候，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亲爱的将军，德国挨鞭子了。我们抓住了他，他完了。”

.....

柏林在政治上也敞开了大门。三巨头从来也没有讨论过，哪一支军队将攻克该城。柏林是一个公开的目标，等待着最先赶到的盟军来攻占它。

插图 3：进攻者 // 153

第四部 决策 // 169

“柏林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而敌人为了保卫这个战利品，就有可能集中他兵力的绝大部分。有关我们应该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和资源迅速挺进柏林，我的头脑没有丝毫怀疑。然而，我们的战略将不能不与苏联人的战略相协调，因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可供选择的出击目标。”

插图 4：元首的班底 // 291

第五部 战役 // 297

“一开始，由于不习惯于亮光，我在眼前只看见黑色的圈。但我接着四下张望。太阳在照耀，春天来了。树开花了，空气柔和。即使在这个备受折磨、正在死亡的城市里，大自然也在把生命带回来了。在此刻以前什么也没有触动过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当我看着远处的公园，在那里春天已经来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自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插图 5：城市的陷落 // 445

伤亡小记 // 452

作者致谢 // 454

注释 // 459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一部 城市

Part One The City



